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勤齋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舉人臣楊焰

謄録監生臣王人作

集部五

提要

勁齋集八卷　　　　別集類四　元

臣等謹案勁齋集八卷元蕭𣂏撰𣂏字維斗奉元人歷官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謚貞敏事蹟具元史儒林傳𣂏卒于仁宗延祐五年詩文多散佚順帝至正四年蘇天爵官西臺始裒輯其遺稿得文八十篇詩二百六十首樂

府二十八篇分為十五卷官為刊板於淮東盖距翶之没幾三十年矣自明以來刊板已佚惟永樂大典所載尚存崖畧謹依類編輯得文四十二首詩二百六十一首詞四首釐為八卷按焦竑國史經籍志稱蕭翶勤齋貞敏集而永樂大典但題作勤齋集頗不相合然姚廣孝等修輯永樂大典距至正刊板時未遠其所據本當即天爵所編不容有誤殆

焦竑誤記其文也又按天爵滋溪集載𣂏墓誌銘一首稱𣂏于六經百氏無不通尤精三禮及易且遯于六書初鑿土室終南山下以經傳列左右思索其義至于忘寢者三十年乃表裏洞徹關輔自許衡昌明理學之後𣂏實繼之為文悉本諸經元史亦稱𣂏制行甚高真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為文辭立意精深言近指遠一以洙泗為本濂洛考亭為據為一

代醇儒今考其文氣格雖不甚高而質實簡潔
有關名教其辭儒學提舉書及辭免祭酒司業
等狀尤可見其出處進退之大節詩非所長而
陶冶性靈絕去纖穠流泒亦足覘其志趣之高
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原序

文章固天下公器然有體裁之文有蕭散之文大率以理勝為貴雅健次之上焉吐詞為經經天緯地者所不待言下焉雕蟲篆刻誇多鬭靡者所不必論理勝由於經明雅健由於學純氣雄而與時上下者有不能逃也以近代言之宋末金前理昏而氣衰或病乎繁文而委靡不振或溺於駢儷而破碎支離體裁既失蕭散不存古意無餘矣我元以寛仁英武混一天下氣因國雄理

緣氣勝許文正公以理學紹伊洛諸賢潛齋楊文康公為魯齋流亞其倡古文接正宗得雅健之尤而體自成一家者又㦸有其人繼許楊出而從事踐履為士林楷範後學著龜者保定則有静修先生劉文靖公臨川則有草廬先生吳文正公闗輔則有勤齋先生蕭貞敏公矩菴先生同文貞侯為稱首貞敏禀剛明淳正之資致窮理盡性之功卒之道積厥躬名揚海外蔚為一代醇儒修齊之餘不得已而見於雜著必本經術一出自然

不泥乎體裁不資乎雕篆不尚乎誇靡實而不俚簡而得要雖詠物適情隨意信筆每有至理寓於其間有裨於名教不累於習氣所謂蕭散之文也玄酒大羹知味者鮮先生沒將三十年欲集而傳之者僅一二人而未遂其願趙郡蘇公學富識遠存心忠厚文章政事為時名流見當代之賢事有涉於治體文有關於載道者惴惴焉惟恐其不傳類萃成集板而行之不一而足今年春以侍御史官西臺采輯諸老行為師法者得文貞全

集喜而為序移文鋟梓以廣其傳先生遺文片言隻字皆藏於家公乃不遺餘力鋭意搜訪既銘其墓類其所得序記銘賛雜文若干首詩若干首為集若干卷擬必致於刋行屬沖為敘猶以莫悉其全為慨嘆方購求而未已然嘗一臠可知九鼎之味易牙一出亦豈以為害哉所著九州志雖未脫藁幸收藏於前進士富平縣尹王弁君冕二子桓植篤於繼志傳有日矣至其盛德高節言行出處既見於墓銘兹不復賛所可憾者其三禮

說與小學標題駁論悉歸於泯滅嗚呼惜哉沖之跡淺豈足以知先生然以詩文名世者班馬李杜而下曰韓柳曰歐曾曰蘇黄世之有意於為詩文者必以六公為宗師如魏鶴山之文陸放翁之詩亦皆知其味而存於心其深於道德者曾不釋手蓋惟賢知賢也先生詩文制作固不類乎六公而繼乎鶴山放翁者不可誣也後之深於道德者將不釋乎手矣雖與六公詩文不類又何害焉至正四年中秋之明日奉元路儒學教授晚學

張沖謹序

𤅊未冠時聞關中蕭先生名人稱之者不容口其時想像先生以為負才尚氣落落不羈如秦漢間豪傑之士加以辨博之學而已厥後游上庠聞諸鉅公道先生之高風雅德真學實踐然後知先生之名聲有自𤅊得之於傳聞者非其真也恨𤅊也生後不得拜先生几席以游其門至正五年走以事留揚其年冬京兆同州王君仲方由樞府判持憲東淮因出今集賢學士國子祭酒

蘇公伯修前侍御西行臺時所裒先生文藳十五卷刻之郡庠屬𥫗序之且曰先生一代偉人僕忝鄉曲之末每以其言之未傳也衷懷耿耿莫之敢忘今幸得其遺文之不泯者十之四三不有以廣之是宿昔之念終不得而伸也𥫗自維晚生淺學曷足為輕重若兩公之不忘先進思益後人之意誠可尚矣蓋天下學者仰先生之名未得其實倀倀然如走之向來之狀一旦盡得覽觀先生平昔著述所謂披雲霧而覩青天者豈不快哉

文八十篇詩二百六十首樂府二十八篇蓋先生立志篤制行高其處心正其識趣遠其力學充積華贍一以洙泗為本濂洛考亭為依其發於辭章所謂有德者斯有言未宜以文人才士律之也夫聲實相須猶形影相依桴鼓相應先生規行矩步躬蹈實踐真積力久大節凛凛終身不少奪所以享大名於天下朝廷重之士林仰之而天下知之區區專辭翰之末而無實行者能之哉走因感夫名之所從來者蓋在此而不緣彼也因序

及之至正丙戌春賜進士及第奉政大夫前江西等處
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國子監丞汝陰李黼謹序

元刊行勤齋文集原牒

皇帝聖旨裏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准本道廉使王正議牒予嘗暇日讀書因覽勤齋蕭先生文集觀其措詞典雅立意精深言近而旨遠詞約而理明蓋先生當代鴻儒士林雅望故其立言傳世足以儀式於來學刻梓流傳誠為盛事亦不負昭代崇儒尚德之美意也當職今將先生文集隨此發去牒請照驗施行准此憲司合行故牒可照驗委總管郝嘉議不妨本職提調刋印

仍選委各儒子細校讐無差發下本路儒學刊板傳布

施行須至牒者

勤齋集卷一

元 蕭𣂏 撰

序

五老堂序

五老堂者威寧張侯時舉暨其弟時中時獻為其父母世母叔父叔母而作也以五親者皆享眉壽而同居故名之盎時舉父詳議君壽八十有七母薛君八十有四世母王君八十有三叔父知事君八十有四叔母董君

七十有六年雖皆老而視聽聰瞭步履康彊知事君雖嬰末疾而精明不衰飲食如壯者五親者食于斯飲于斯燕笑語于斯熙怡雍穆日復日焉不知身之老也張氏繇祖萬户君之事曽叔祖隱君考監軍府君之事父凡詳議知事兩君之事祖父母父母皆盡愛盡敬故時舉輩遵守儀榘愛敬二父三母一無異焉而五親者平生無一言之相齟齬尤人之最難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即五君之壽考康寧而覿之則所積善不善可

知已天道不僣寧不信哉時舉屬余叙之將求當世君子樂道人之善者歌詠之以悅其親且垂法後裔葢當監軍府君不忘文儒家法雖軍旅中圖書不廢而詳議君生而悅學終日把玩詩卷字畫欣然忘昼而凡世之聲色異端雜學一不經目夫子之事親苟可以悅心志娱耳目咸得為之弄雛戲斑皆是也故不能拒不知余之文能使令尊君一解頤否然而諸賢之作鏘金而戛玉韶濩奏而鸞鳳鳴自足以悅神情忘百慮為引年之

一助云大德乙巳丑月五日書

送馮仲潛序

徽政屬總管府判官馮德昭仲潛故友懐善甫次息轉運君之孫前進士寧化尹提學君之曽孫也生有厚質沈毅莊恪寡言笑襲芳紹休覺異凡子刿受學其外祖昭文潛齋先生之門而壻于父執馮君肅政家磨礱浸灌文質炳蔚幹局敏達一時譽望藹然繇長秦漢民而轉是任嘗覰一私家之事而在公之六曹庶務咸備傅

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信哉顯揚之道在其中矣方祇命成都來叙别且徵鄙言我聞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兄與同僚如友朋待吏卒如家衆處官事如家事愛百姓如親妻子毋使毫髮不盡如是而已又本之以忠信行之以清勤餘力讀書資養原本仕優而學聖門遺軌也氷霜栗烈天地肅清修棧造雲往哉叱馭復有癡能了事云者實悠悠誤世之談慎勿聽之也樗巖諸君皆有戒休勸相之辭凡如干篇病叟蕭𣂏叙之

送孫秀才序

定西之為州在隴右極邊習武尚氣土俗固爾而有能使其子弟為學而子弟又能篤志副所望者咸可謂難矣秀才孫生以父命不遠數百里請肄于鞏府之教授文君静卿先生之門受六藝學居郡序者數年既而先生赴召王庭解惑靡所將東游長安而學焉其二親以為方秋冬之交旅寓非易俟開歲議之而生進取之意甚鋭即與同舍毛生冐霖潦不告而東其父懼其不利

於跋涉也騎而追之不能及抵長安乃見之以之歸不可遂偕展東脩之儀于韓君從善先生之席執經而從事焉從善亦甞稱其可與進也今年春兩生介僕曰所與游者云其囊貲已竭城中不可留而亦不能歸也將寓諸郊而時質所疑焉僕據義以辭之屢矣而兩生日與諸友偕來不輟未幾毛生先歸而孫生之來益熟乃分余土室以居逮三月矣今將歸而徵言余維忠告之義而謂之曰聞之格物致知之方則有論古今人物而辨

其是非者況近在吾身乎日夕思省使是非暸然是則加勉非則改之毋自欺焉學之要也故子之鋭於進學可謂是矣若去秋之來東今歲之出郊則皆非也僕又枉已徇物持姑息以待子亦非也昔賢有云學者所以學為忠為孝又謂欲求事君而先欺君不可詎有方將為學而先傷父母之心者乎遊必有方以父母之心為心也烏可易其處哉且學者之求師猶行者之問途資其指導之一言爾至於道路物色難易曲折緩急則登

遂自見要在善行之而已聞令尊君儒者也固無使子
陷於非義者但當一切聽順不可萌毫髮私意又以天
下無不是底父母之語推而行之為學之道無加於此
矣夫仁義之實不離事親從兄之閒而千里游學將舉
廢之是離物求則豈聖門實學也哉隆暑畏途敬慎夙
夜是亦學焉事無非學又朱夫子之至言也僕蕪廢日
久感子嚮學之勤不覺自失然進銳退速聖賢所戒子
能勉以終之吾輩之望也安西諸君皆有詩咏故為序

之

送王弁序

聖上嗣位之三年詔天下以徳行明經取士明年陜西魯齋書院山長平水王弁受行中書省薦辭其職將進於春官省余疾南山下且徵鄙言詢之曰能無矜乎能無忮乎能忘富貴乎能静乎能中正乎能希賢聖乎知通塞乎無患得乎若是可以言矣易曰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此其時也子之業在夫爻之三矣曰所謂觀

光者非邪曰非也四大臣之位近君者以之而子也第當觀夫縣已出者隨通塞為進退焉所期不失於道而已茍通邪即立事立功尊所聞行所知使民不失其所望茍塞邪則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其孰能禦之知至而至知終而終茍不至乎踐形之域無止也故先正以少年登高科為不幸豈虛言哉子行矣慎毋使前數可無者毫末塵吾靈府也冰雪載塗敬慎自愛

送陳耕道序

天子以德行明經取士之歲夏暑雨炎酷陳生耕道來
自咸寧諗予曰甾之伯氏榮以服賈養母客死京師藁
殯僧舍者八年老親以不得歸葬念念不能忘比以耀
州文學掾得謝將詣乎都發兄之櫬以西幸辱教耕道
開爽莊慎學有師法流輩所推重然病夫困蒸欝昏昏
夢寐中莫知所以為辭適連雨有秋意乃獲踐言曰人
之所以為人以其有仁義仁義之大者親親爾尊賢爾
子能輟循陔之愛趨陟岡之義期慰母心誠幹蠱之大

者張仲之播美於聲詩也勉之京師首善之地國學文正魯齋夫子遺躅良法美意宛在詎可大嚼屠門而已邪先正有言事無非學今往反數千里險阻艱難人情物態觀之深慮之熟處之有義行之有道方冊之云信而有徵矣孰謂秦無人邪新凉嫋嫋雲峯猶奇中央土德四時之氣具焉宜慎調攝毋久懸倚門之情知耕道者有瑤華之贈凡如干什

送王克誠序

昔顔黄門言别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而詩人有丈夫非無淚不灑别離間之云意顔説乃其常詩人故反之為高奇耳繼以蝮蛇螫手壯士解腕為喻思功名以排遣離别之悲豈知崇一已之私欲减交友之真情陷於絶裾齧臂之倫知德者不貴也丞相府長史王克誠向僕在京師多仰引翼及歸送别南城眷眷之懷猶記也今年春奉朝命會理行尚書省金穀來陜西覲省之餘問余疾南山下相對恍如夢中訪舊鷗

呼半為異物今而言別作惡如何王事靡盬子來莫期餘生無幾後會難必信顏君所言人之情天之理不誣克誠温恭有學以古人自期臨事不苟必絜度而為固本安上深長之思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君其有焉繇是公卿大夫咸韙之而上下罔或怨恫也卷中諸君子贈行之作可知已某勉序之粃糠良愧長途感發重衷是宜志道雖勤復圭宜力何以處我焉得忘言耶

張氏壽母辛八十之慶歌詩序

天錫禹範以壽富康寧好德為福夫子傳履霜之繇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皆所以為萬世生民建極之法語也德即福善即慶匪二道也報應之說盡人心久矣二天人也天人二則私意為之主德善何有焉杜曲故鄉先生張翁潤夫之淑儷辛氏年登八秩而康寧聰聽有遜志迪德二子十孫四女甥十三彌孫五可謂福慶矣夷考其行亦惟即夫人倫日用之常行也無歉而已蓋遜志曰母生二十年而結褵供養尊章十年襄內治鞠

育幼稚六十年其端潔靜專孝敬慈裕如一日翁儒行力田以經訓淑里黨居樊川佳處高人勝士時時留止其舍節衣食為厚具無少懈嘗曰吾家前朝號多田富有兵亂中盜苦吾父至于焚炙人生苐免寒飢足矣何必多財為患故耕織之外一無他務人之華好不一臨視寧瘠已而腴人勉勉進修令不墮儒素詔女教婦宜其家撫循僕使若天屬雖老不異糧得甘旨必均賚中歲苦上氣疾不能強藥劇則飲水旬日恒伏枕比年食

飲步履復如初遜志之言如此且曰七月二日母之初度將徧求時賢大夫士歌詠以慰其艱劬傳之于家永以示子孫願先生之叙述也竊惟壽母生田間不繇姆訓克盡力職分所當為則天質之美可知矣況忌盈滿以無求為足不幾于達乎約已以饋賓與截髮近似而異若宿疴頓失子孫滿前德善之徵也哉夫子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上言善下言慶也維君子樂道人之善得不為潛德而發幽光以慰孝子

慈孫之望且以正人心俾知為善之實而不妄徼求於冥漠也詩凡若干篇延祐丁巳歲七月吉日序

李臨名字序

禾川人士李以正介彰縣彭彦寬謁予贄以新文陳相見之儀逮暇過余曰臨之名與字先生所錫維易傳是稽願有序夫易之為書廣大悉備其要立三極之道而已請以為學言以吾之徳性為陽之屬為剛血氣私欲為陰之屬為柔未知學者曰唯聲色嗜欲為務自暴自

棄者有之猶天地純陰之時也良心發焉猶陽生於羣陰之下在易為復為臨臨二陽之長有地澤之象取上下相臨為名凡心思事物所際皆是有元亨利貞八月有凶之象故觀象玩辭當使吾之陽明德性悅而日長陰濁物欲順而日消則大亨以正夫誰禦之知二陰之長陽遯有凶則保吾之貞固崇德修慝扶陽抑陰拳拳而弗失之夫聖門之學由日月至焉以及三月不違天道雖變自若也過此則化而無息矣或謂人事異乎天

道邪曰固也八月之凶學之不篤則有物欲消德義之
失君子則克治有素必使物欲退聽而察吾氣禀剛柔
善惡之偏用力焉以剛善克柔惡為陽之長柔善克剛
惡為陰之長故具果毅幹固慈順之美而無猛隘彊梁
懦弱邪佞之疾隨感而發皆善而中節其臨道之至矣
乎雖然臨實剛長之時所云皆屬乎動唯持敬存養大
本尤不可忽以正勉之又大象之傳曰君子以教思無
窮容保民無疆蓋澤能潤乎地地可容夫澤也聞以正

有胡公子叔願闢館之招此適今日賓主所當以之者

李稅使妻馬氏哀詩序

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婦人之常也又曰釐爾女士然則女之有士行者昔人所稱願如此烏可少之耶賓雞劉尹庭玉謂余言其妻之母馬君之賢也詢之則曰慈惠而明達孝於父母舅姑佐君子鳳翔稅使李君得事之宜財雄一郡而莫有怨忮陵犯之者而家益完以美晝哭時四子俱幼禮聘端士教之嚴

其程業禮度甲其服食勤其四體今皆循循謙恭有成立昏姻咸大族而蠶績刀匕諸婦必躬家衆三千指愛敬如父母戶庭閒然宗屬間孤兒女収而教育同已生成長又家室之者五六人若是者不賢而能之乎况已債子錢家貧每爲折券卹窮新養濟院給糧藥膊地賑饑大德九年旱饑發粟麥以石計百有五十惠及一方者乎又况族里之骨肉勃磎者質焉而信服之者乎今年六十三而終其葬也西州大夫士作爲相哀之辭凡

如千篇願序之以範諸來裔余曰成周教民六行無之者有刑教成者賓興焉古之發政施仁必先矜獨鰥寡水旱則假貸勸分此皆政之善者而又賢士大夫之所為也世豈無富民哉方自足其口體耳目之欲以敗其子弟怒其鄉隣者皆是也有能深思長慮成子問學為衣纓家且知積而能散之道如一嫠婦人者乎是眞無愧乎女士矣抑余有感焉夫齊民以財力相長雖嫠婦有以及人若夫居崇高之君子善其政教而發施之民

有不被其恵澤者乎書之使藏其家俾來者有考也大德丙午季冬望日勤齋病叟蕭某書

記

醴泉縣廟學記

醴泉縣廟學故在城内東北元祐中博士蘇季明記之金亡廢至元乙亥縣尹東平宋侯洙徙於南市大德壬寅從仕盧侯佐為縣祇謁初覩甍隘庳陊廟而無學大懼不稱聖朝崇尚樂育之意課諸監縣沙卜珠簿尉陳

瑞南進義詢之縣史王濟得故詹墟當文明之位顯敞爽塏稱為神居廬侯以二歲已俸為倡同僚士庶遠曁咸陽槐里士夫之賢者皆捐金以助為禮殿居中繪羣賢大儒於兩廡齋廬講堂庖庾門垣悉備左轄耶律公希逸翰林劉公賡句宣關右避其知務翰林為書殿榜焉既終更敦武郝侯某繼至增正殿平基周陛嚴陛楯以衛賢像徙石刻庭下建烏頭大門仍諉醫學諭劉君珽植花果名木以千數甲辰三月吉日告成學諭王君

贊狀其事請記辭久不獲惟古昔聖神繼天立極設為
庠序教以人倫使之順性命之理變化氣質之偏人皆
有士君子之行而比屋可封也四代之學至周而備而
他術異道不得汩之故民志正風俗同賢材衆而歷世
久兩漢而下鄉里之舉風俗雖降人猶知自修隋立進
士科專尚文辭唐宋遼金因之致多士蒙干澤之辱載
籍為射利之具民彝泯亂矣理極而復世祖聖德神功
文武皇帝天縱聖哲別詔設官劭農立社擇師教以孝

經小學大學論孟經史敦本抑末今聖上仰繩祖武知為治本乎風俗而風俗本乎士以德行明經設科以孝弟信義為本以四書五經程朱訓傳為學問躬行之要思濟斯民以先王之道將致成德全才覩真儒之事業詔下主縣簿大同盧侯仲誠來速記告曰吾黨之士何以仰答皇上譽髦斯士之美意乎曩以文墨取人其弊使之喪心無所歸宿今也不然士果充吾良知良能力行夫聖賢經訓日就月將義精仁熟居廣居立正位行

大道用之能行舍之能藏尊主芘民美風俗壽國脉無入而不自得可謂君子儒為已之學矣苟不知自愛徒以綴文辭饕富貴為心即明徳已有蔽虧得之則昏傲矜誇失之則躁慼訕訐卒之斁王化傷士風豈所謂徳行之舉經術之教也耶國家果何所望哉亦豈三倈經營成就之勤之願哉吾黨之士貴慎擇厥初

學古書院記

書院始于唐元和間衡州人李寛于石皷山南唐昇元

於廬山白鹿洞宋大中祥符閒睢陽民曹誠即戚同文舊居建學舍百五十間蓄書二千五百卷召明經藝者講習及嵩陽嶽麓茅山皆聚徒教授肄業朝廷畀之九經賜以敕額時天下有四書院之稱是後江南諸郡凡先正過化之地皆置書院敬延儒先昭明斯道以遵前軌北方金氏百年所無也皇元奄有九圍教尚儒術屢敕有司勉勵學校世祖潛龍書召魯齋許公畤洛啟沃之餘命教人于京兆成德者多為時用今悉物故陜西

行臺立魯齋書院以紹前人淑後學邦人興起焉是時
滿陽平水渭上亦有書院籍籍有成於是三原民李子
敬聚弟子懋以民錢五萬緡築室儲書號曰學古既落
之請鄉先生悦古程君主之春獨白君繼之啟迪漸有
成序部使者上之朝報下旌其門恭甫謂余曰願識書
院之成事然非敢矜也將俾此方之人新其耳目滌其
靈府有以大變其風俗庶乎後之人為詩書家志願畢
矣幸有以教之也辭曰師儒之職安敢僭三請益勤乃

勉以母欲人知而為修大母以歲久而生懈怠遂筆其實以記

秦王妃祠堂記

延祐戊午夏開成路總管王公澤以書告蕭𣂏曰鄉也欽承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徳泰寧福慶皇太后玉音於秦王元妃祠堂月供牲牢醴齊以為常有司虔恭奉行五年於兹矣祠葢寺人田長安所建事具府學士人郭好徳狀願紀之石謹按妃諱伊囉斡姓吉嚕氏

唐朱邪之後乃祖叶贊聖朝撫寧中夏以勲公分土食
靜安諸城聯姻天家孫阿爾布哈尚世祖皇帝公主封
高唐郡王妃之考也今嗣封鄃王妃之弟也宸眷以妃
配皇孫秦王王之國不幸蚤薨妃淑慎貞靜聰朗淵懿
好古博雅嘗聞中陽薛氏董母闢館授徒驛召留歲餘
通經訓大指恒深居邃殿維圖書是親又不幸薨於大
德丙午秋陵谷之變長安者京兆畫工璋之子以隱宫
為寺人感服慈惠之久即崩殿故址肖像立祠晨夕瞻

奉故朝廷嘉其不忘主恩郇王及百執事感其敦篤亦咸有助嗚呼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惓惓者誰實使之哉雖然兹亦沔陽祠諸葛公之屬姑以慰人之思而已若夫配位先王以饗嘗烝有國之典禮在五月吉日前集賢學士通議大夫國子祭酒太子右諭德蕭某記

稽中堂記

友周君介夫剌武王誥康叔語扁厥居自警諉余記聞人之心虚靈知覺主一身涵動靜具衆理妙萬物惟聖

哲氣稟粹精鑑空而衡平仁義禮智渾然無倚曰中德
事物感之萬善攸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應各以物無
過不及曰時中惟厥庶民昏啟攸質爰自有生中德既
罔願習尚物欲乘釁以汨旦晝宵寐斯須靡寧心繫聲
色臭味勢利紛華是誅便儇巧佞卑污茍賤是狃靈府
惟冰炭攸積槩則曷其存維先哲戒玩物喪志期精義
以誠身而凡民覆玩物喪志是求私欲荼毒救渴以酖
奚益嗚呼大化不息匪高明日進必汙下日趨弗靈没

卤哀哉惟昔顔子躬博文約禮明睿攸燭乃克有擇拳拳依中德苟禮義之心未純時墮于過罔及覺知必一準夫顔曾自一事一物究極天則盡吾之靈昭徹表裏乃一意乎善罔自欺爰作稽中德庶幾弗畔矧稽之古惟考惟計必敷求古先聖哲若堯舜禹惟精一乃克執厥中亦越成湯惟禮義以制中乃建肆昔之壽耇成已成物罔匪承于古若大易之有卦六位別以計乾二五固中初潛三乾乾四或躍上戒于亢時亦罔非中必有

定于前行道斯弗踰茲即一飲食話言其尚謹日用矜細行觸類以長天下罔不惟悉允惟于茲業廣德崇允惟王正事之臣天若元德夫誰禦敬之哉自貽哲命介夫孝友忠信篤志問學詩書四子舉成誦善夫書言克明有政其遠大未易量也大德丁未十月既望北海蕭𣂏記

有筠亭記

竹之為貴何比德君子也若風人託興以美其上記禮

者以其有筠能貫四時不易譬人之有禮能釋回增美焉皆其章章者也前安西路總管府治中池陽王侯器之有别墅在樊川韋曲東有息游之亭在其寢東北隅茂竹間至元庚寅春即其圯而新之增庳益狹易淡以瓦既成屬予名與識久不得辭維夫竹之於用衆矣上自官省下逮邑井廬野吉凶賓軍日用鉅細微竹罔與成其功者以是天府之入歲恒與鹽酒埒虞衡厲守之濯其禁者有罰故民以爲患然或樹之庭砌而比德是

取則無禁焉是知所可貴者不在彼而在此明甚乃綴禮家語筆其扁且告之曰騏驥一日千里所稱者非以其力蓋貴德不貴才之義通天下古今也故君子慼焉夫德其本也才則其施德有小大才必從之不德而才古所謂不才子也鄭舒盆成括之流亦何足算才如周公不可無德可不懼乎侯故儒家明熟吏治敏給有幹局兩佐大府籍籍有稱西州迺令以疾閒居方益以遠猶偉哉乎侯誠有志於是必也從事夫博文約禮之訓

多識前言往行視聽言動思壹是以禮有閑斯尊有知斯行暨乎真積力久擴而充之宏綱正萬目張雖羽儀天朝矜式黨里與夫光昭祖考垂憲來裔者舉無遺恨乃稱夫儒家事業矣然則斯亭也不為無助名之與識亦豈徒云乎侯其懋之哉宜刻之金石庶後世子孫守之無斁也明年二十有八年清明日齊人蕭𣂏記

務滋亭記

滋今之灞水本名也史稱秦穆公改焉隋開皇五年復

爲滋水而俗猶不改葢漢魏已降名灞已久隋短世不能遽回民之觀聽也河中人韋君佐余及識其大父五翁精練勤儉善治生通輕重之理鬻鹽長安市而人皆視其賈爲之準雖公府弗能軒輊也繇是起家爲巨室而君佐之父國寳善守成法又買田灞上益以衣食之本爲務葢將老焉築亭爲館賓之所雜植花竹果蔬于前後爽塏高明仲夏可居求名僕遂書之取其爲農於滋水之上也語曰一年樹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

樹之以德書曰樹德務滋葢寓其名以明樹德之本指也君城中所居有堂曰周德故以相發其義云秦穆公改之欲以彰霸功今而復之欲以滋吾德皆所以示子孫也各從其志也大德丁未某月某日勤齋病叟蕭某維斗識

柳溪新洞記

自鳴犢鎮走義谷道左有小溪舊以柳溝名其源有二一分義谷水自甫張而下一發源李義里北流會之其

下即溪也因曰柳溪雷氏自濮府幕君毓德累行慶衍于後嗣知事君長子復字伯靜積學力行承孝以德儒先時輩推服焉次子介字仲介承兄克家既完既美次子恒字仲常益字叔謙覿字季正應奉翰林文字一門孝友為關右所稱初伯靜既葬其妣趙夫人于溪西平里別業曰此吾家世守也遂有營葺意緣溪種柳數十百株因高為臺將遂構亭以為藏修之所不幸早世而仲介葬其考知事君廬墓制闋又鑿溪西垠以廣之為

洞二曰稽古以讀書為志且取穴居之意也為堂四楹堂洞之右儲書其中曰進德以成稽古之意也堂前小方池植一白芙蕖名曰玉淵取顔延之詩語也池東小渠灖灖過其前横梁度之其東北為大池則楞嚴馬肅政命曰錦雲以植紅蓮名之也直堂東渠之左曰東池以堂逐溪形以池正之是不忘規正之義也三池若鼎足與稻塍錯處且雜藝花竹其間繚以杏籬總名之曰柳溪新洞余嘗阻雨信宿堂中蕭然終日向伯静手植

之柳皆濃綠參天禽聲和鳴殊有勝致猶恨不及晴霽不見雲山遠近之態也仲介舉酒囑余曰先兄一生志于學古且治命見託以弟與子之爲學介何敢忘况松楸所在覲後日子孫必有學問以成先志者子盍爲我記之余曰此君家翰林之事也曷敢僭又起而請書此語曰待他日足成之大德乙巳六月已丑勤齋某記

勤齋集卷二

元 蕭𣂏 撰

說

無欲齋說

行中書省平章公有燕休講肄之所問名於僕書以無欲因俾申其義曰惟天生民理與氣具理也為仁義禮智之性氣也為五臟百骸之形人生而靜性之本也至大至剛氣之本也人與天地本一私欲間之則二惟靜

無欲惟剛無所屈撓昔夫子歎未見剛者以申棖有欲不得為剛剛與欲正相反剛則不屈於欲故常伸於萬物之上有欲則已小物大為物所掩而屈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又謂寡焉以至於無聖學以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而明通公溥又曰無欲故靜至哉言乎方其事物未接思慮不萌湛然純一五性渾然在中塗人堯舜天地同流雖鬼神莫知焉既感而四端出五典惇充之可以保四海此性情之正子

思謂之大本達道無欲之事也發於形氣溺於意向雖小大汙潔不齊凡足以喪志荒政之屬皆奮吾剛斷克治之以復本初寡欲之方也然必先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功乃能別心意之是非邪正躐等陵節又不可也或曰如槁木死灰無欲矣乎曰不然此二氏絶滅倫類而終不能者夫飲食男女天理存焉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明者即此為治心修身造端切要昧則流為大欲耳若帝舜之從欲以治夫子所欲不踰矩欲仁斯至孟子可

欲之善皆聖賢政教公天下萬世淑斯人者烏可與形氣之私同言而付之枯槁乎要在日用間精察力行耳然有不可不知者剛有二焉有血氣之剛有義理之剛血氣之剛能施於朝夕或輟於持久有見於少壯或衰於暮年理義之剛本乎浩然之氣從道不從物為善不為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毘陵周氏說朱子謂緊切可取者然其要歸於由夫大學之道而已噫民之多欲也甚矣奪攘矯虔猶未屬厭以死殉

焉非秉鈞當國之君子同寅和衷率而拯之流禍何極乎茍子不欲雖賞不竊上之化下風行草偃豈不信哉公開府未朞月頌聲洋溢大書屢書有其人此姑言名扁之意公之名譯言為鑛友朋字之曰德剛故為說如此云延祐丁巳重九日病叟蕭㪺書

馮鳳儀字說

咸寧馮鶵飛介友生陳當耕道來言翼雲中書都司鵬飛吾弟也由陜西憲史當移江陵念二親年在喜懼我

兄弟恒睽離膝下烏鳥之情有不能自已者每竊自傷不忍復以飛揚為稱又鷙非鵰之族類且專以擊搏害物為事有乖慈祥孺慕之意願易之余聞凡天下之事物皆可以為名與字第存善去惡而已傳稱不以國官畜牲隱疾之屬考諸昔人皆有用者顧所行何如耳無已有一焉凡尊名之義必相符則羽族之良莫鳳若者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言其感至德之和而來有容儀也若曰鳳儀則知羣疑皆亡且有以進於善可感至

治之應而瑞世矣曰諾請用之申告之曰揚子雲譔法言準論語出處則曰鳳鳳何其微反貽詰鳳之譏至朱子以春秋之法深貶之此又不可不知也然則如之何曰勉為大學之道而已春日載陽慎路自愛延祐乙卯三月甲戌鴻濛穴主人書

銘

欽齋銘

於皇上帝斡流二五民有彝兮火神司禮其端維敬萬

夔尸兮欽肅寅畏嚴恭祇翼同一歸兮姚姒以降竹素森列有餘師兮立本既固格致乃光毋偏聰兮之子名齋濂雪陳翳尤所宜兮為儒有二為人為已生死岐兮詭言詭行反道敗德絶勿鬩兮狃于多中無變㱿率羿則攲兮

敏齋銘

改過雷烈遷善風行勉勉終身無求速成日就月將瞬息有思乾乾之功曷敏如是

直養齋銘

萬物所資均乎一氣孰其尸之曰維上帝帝命人極健順五常氣則偕行莫禦莫量順理為直得養則大襲正助忘匪理斯害凡中有主所向無前拔山蓋世古亦有焉敬義夾持俯仰無愧上下同流勇何足議不憂不懼不疑所行何物事功撼吾靈扃矯矯裴君炎黄其學從事于斯受說先覺緊余小子顧學未能敢銘君齋實惟

自銘

贊

質齋贊

國子助教祁君子京以質名齋自為記且銘之一時宗工秀人題咏盡其義矣齊人蕭𣫍掇其遺而為贊曰

上古聖人仰觀俯察旁及鳥獸取象惟八書契干戈登降椌楬化成之具于焉以茁巍乎煥乎重華位陟文命誕敷懋昭大德視民如傷於湯有光姬情孔思謨訓洋

洋經緯三極時維至文世變風移覆其質云世之謂文古所無有游夏言行昭昭可考絺章繪句錦心繡口充棟汗牛世用曷取敉天之明窒人之靈繇政迄廣禍斯以成卓哉礽君矜世之病質以自居求盡其性如彼泉流載浚其源彼華彼實載植厥根如賁尚白循循勿勿立德立言成己成物

狀

辭免國子司業狀

近於正月初四日承中書省官馮宣使傳奉都堂鈞旨
給到馳驛聖旨令蚪赴都事扶疾聽命戰兢無措竊念
蚪愚鄙寡陋疑昧積塞與人共學非敢為師度分量能
苟安田里不期遠近稱譽名過於實致誤朝聽妄被聖
恩授以陜西儒學提舉自顧荒謬何敢叨冒寵榮以取
盜虛聲之罪超越資序有忝朝經謹以懇辭幸蒙聽允
忽辱嚴召實倍兢惕繼令鈞命諭以國學事務愈益惶
懼無地自容聲聞過情君子所恥學未成己何以及人

猶不能當外郡學職豈復敢預國學之事灼見力小任重以速顛覆之禍又為辭卑居尊以取無廉恥貪冒之罪其心忘目昏卧疾日久猶在所不論伏望俯察愚誠收回成命旁求天下以授真儒則聖道宏暢人望允協伏惟朝廷清明賢俊在位凡在海寓孰不願奔走從事仰報萬一艸既承召命便當趨造别乞改授近下初仕品職以効涓壓緣舊患脚氣發動及腰背痛楚艱於行立又兼新病有差來官日逐守候恐妨公務亦乞召還

辭免國子祭酒狀

七月十六日承奉陜西等處行中書省備中書省咨除䵣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又中書省差薛宣使欽齎温字七十八號四疋鋪馬之任聖旨及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資善一同禮請早職疾早赴任承命震驚神識迷眩念䵣賦性愚暗學術空踈名浮於實多誤朝聽前大德十一年冬病中拜諭德之命不敢固辭力疾載行自十二月二十一日起家二月二十日方到闕

下又伏枕月餘四月二十一日拜覲東宮杖策人扶艱於趨造惛忘錯誤不能應酬曠職素餐空貽罪責東宮憐此羸憊命使送還歸家妻没未葬疫疾滿室悲憂困頓精神耗竭忽拜新除愈增惶懼人微學陋猶未論及只此沈痼實難勉强惛忘恍忽常若夢中足膝恒痛泄瀉頻作夜不能卧坐寐達曉日惟指使無力語言醫藥無功飲食漸减即日未能前去除將元給之任鋪馬聖旨欽領外俟疾稍愈赴都合行具呈陝西等處行中書

省照驗施行

書

辭免陜西儒學提舉書

某蚕事文墨見一時高才絶足趨事功者效之不能是以安于田畝讀書為事本求寡過不謂名浮于實聖恩横加竊念聖人之戒必明德而後新民成已乃能成物昔夫子使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然則心術之微雖聖師不若開自知之審今某學行未至自知甚明

望達廟堂改授真儒則朝廷得人學者得師某亦不失為寡過之人矣

與同寬甫雷季正書

承示堂上無恙甚慰數日來天氣凉想更調適也季正簡諭朝夕哭猶生時定省之禮固是然此自是未葬時禮也又云入廟後節降亦是如此但尌初妄謂有奠物猶可不出主則無奠而拜或可不出主乎若在几筵時朔望自有殷奠禮倣質明已出主拜奠哭如儀與入廟

後自不同也剩初疑主似父母形體而匵猶屋室然則隔門致敬似是非禮令再考之自反哭時匵主於靈座既而詣之哭則已不出主至虞祭時納主後方哭而再拜辭之則是主在匵中而有可拜之禮自是之後罷朝夕奠仍朝夕哭則但哭無拜可不出主明矣至於小祥朝夕哭亦止何縁又復出主乎又祠堂條晨謁及出入辭參有所告語皆大門内焚香再拜惟經月而歸則主人開中門夫中門外尚可焚香再拜則在匵中其可亦

明矣則不與隔屋拜人同也所可疑者既入廟不廢晨謁則在几筵安得不行定省之禮故但不出主焚香再拜其亦可哉原注在靈座則定省于匱外在廟但晨謁於中門外然終不見出處蓋考之猶未詳也若專泥見主方拜之意則恐又似向來覆籍魂帛之說矣二兒以為如何幸往復詳究有定論然後將改之去人忽忽不謹希情恕七月十三日熊稽顙再拜

墓誌銘

元故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議陜西等處行中書

省事趙公墓誌銘

古先哲后之御天下也為君為師治之教之故為教易行人才易成昔聞其語今見於公矣公年十二入侍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朝夕左右僅三十年天地四時神氣之教變化漸摩成就者非一故其德器敦厚質實忠勤廉慎謙恭簡儉大異於衆公諱弼字元輔上世居澤之晉城祖其大定間進士妣周氏考得賢豐州軍民

總管從征蜀過秦樂其風土追謝事徙居雲陽遂為雲陽人妣楊氏張氏以甲辰歲五月九日生公二歲而張夫人沒楊夫人鞠之同已生孩提言笑不為兒嬉聰頴喜讀書五六歲知屬對識者必其異器歲甲寅總管君卒明年楊夫人挈公以玉杯名馬贄覲于六盤淵龍之所給事行内未嘗有過上愛之嘗冬狩野宿寒甚命寢御衾中四征弗庭恒扈從駐蹕鄂渚笞不共命者公亦跪曰無功當責上笑遣之曰童幼未能立功也上每御

輦必坐公于前凭之乃安夕則令左右講說故事因問渡江時事公終始全舉無遺上大喜嘗命出使秦蜀及沙漠他日使還上必問及水旱豐歉田里休戚邊陲利病官吏能否人才物産公於是一一敷奏悉見施行至元十七年以近侍服勞最久特旨授朝列大夫符寶郎明年改局為監進通議大夫典瑞卿賜之玉帶當至元初樞密機務悉委平章張公後難其人十九年上選授資德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屢以德薄位尊辭明年改嘉

議同知大都留守司本路都總管大興府事兼行工部尚書以才力不逮不能並舉數職辭之再三又明年除同知大都留守司兼少府監事如故官别敕監修白塔石佛等寺二十二年陞資善大都留守兼少府監事輦下浩穰叢劇數號難理公既獲乎上無敢齟齬沮撓者事以辦治聞二十八年轉資政宣慰荆湖北道上每謂荆南重鎮必慎擇其人自平章廉公後鮮有能繼者乃特命公往既至宣布德惠廢置利病時雲南緬僰八番諸

藩閫貢篚庶物浮江而下及襄鄧往來轉輸相望人畜疲斃古有漕河繇亡宋乃潰泯其迹乃命相度濬治四閱月以成民感其惠銘曰趙公河刻石頌德江陵驛尋加資德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右丞元貞初以先朝老臣進榮禄四川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為政主乎愛利人以佛呼之大德三年省革即拜平章政事議陜西行中書省事自入蜀後屢以耄疾辭不報五年五月五日薨于安西順義里私第之正寢明年八月乙酉葬雲陽縣金

龜鄉蔣村西原先兆之次夫人姚氏陀囉海氏皆先卒祔焉九子男曰獻可大都留守受知三朝將貴矣曰獻翼曰托和齊曰徹辰俱國學生曰伊嚕勒中殤女四公既早孤未冠楊夫人亦殁皆在殯其後至元某年始克葬痛平生不得致養每拜掃必慟哭又曰楊夫人顧復成就之德人不可及尤不能忘也其於族屬無藏怒宿怨一盡愛敬之誠久侍帷幄無一言之妄世祖以老實目之有毀之者上怒曰曾似爾輩姦宄欺罔耶日侍禁中

從者惟攜一瓠壺飩粥瓜菹而已故眷注逾渥朝廷嘗以官提刑按察者多不職將改為肅政廉訪命二品以上會議中書公謂但當擇人安有愚於提刑而賢於肅政者識者韙公言凡忠謨讜議顯賢進能興利除害皆密告於内所薦者終莫之知為政不煩與人以信不作聰明一守恒度故吏得其職事無所闕失初公至行所敕邇臣之賢者董君文忠為之主遂結為兄弟子孫繼序之承旨李野齋參政王子貞皆嘗同僚每歎公之誠實

謙和節儉雖有學者不能及也接士有禮或先拜之權
幸臣方柄用一時趨附惟公絶不相與阿哈瑪特風使附
已許爲增秩曰富貴在天祥格使求玉帶許爲同列曰聖
主所賜不敢與人每蒙蕃賜常異於衆前後不可殫紀
而自奉有節毫髮無貴驕氣見人常盛服或屢易衣者
每戲頟曰豈無他日耶少爲兒女留可也五十後始還
故里時已隆貴凡親戚父執之家皆躬詣謁識來者必
迎送于門外甞語諸子曰我叨蒙兩朝湛恩位崇禄厚

無功于國家徒積戰兢汝等當匪躬事上以不欺為主其餘一聽於天嗚呼可謂知事君之本矣銘曰

於穆天命至誠無息於皇聖神與天合德誠之者人以人合天維語不妄行之所先昔賢力行七年乃成公出天質童髫以能維此天質重以學力君師是式迴出羣匹帝成厥美名之以實乃司八寶乃筐宥密判留于京百工是程珠帽繡衣以賞以旌分轄于汲藩宣于荆復漕悁民洋洋頌聲辨章蜀秦人謂曰神維信維惠

好惡必循五十八年蒼髮未雪國喪忠良民望永絶公則有子祇訓嗣事實發實似實求公誌金龜之阡下從其先既安既固胡不萬年

故中順大夫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傅公墓誌銘

公諱巖起字正之初名良弼其先華原人也世以孝義稱祖贇妣雲氏考汝礪陜西都轉運司經歷妣李氏自有誌公天資警悟蚤通經史首事李忠宣公為府掾及

忠宣經略河南宣撫燕涿瀛保皆辟召辟用廉平章行
中書省陝西又辟馬陞右司提控舉為承事郎遥領華
倅尹咸寧平賦勸農笞殺不子禁絶頑民十虎者進京
兆總管判官盡痒叢劇取重府主加承務僉四川提刑
按察司事分按施黔山谷幽阻無不至彰善癉惡一部
清整徵拜監察御史超奉訓大夫平内濟脫其死劾贓
吏陳利病舉人才知無所隱初盗殺權臣上眷猶未衰
賴内濟極陳其惡始怒致辟民始稱快復以它事上震

怒命省臺雜治內濟罪公言此人脅從罪已自陳首且會赦令無所坐時相雖宿憾不能奪事間霽威乃免遷刑部郎中詳决無滯獄出副四川西道宣慰使加奉政會討烏蒙諸蠻夷兵甲芻糧辦改副宣慰荆湖給征交趾軍資如在蜀諭定雞洞四十三口三百九十五萬辰沅靖以寧轉陝西行中書省理問所官尋加朝列四川轉運使疾未赴改授侍御史行御史臺事浚大湖故道水大息害分臺江西湖廣兩省風威著立以老疾辭迨

至令職黜黠吏抑豪横舉綱維謹繩㮚鎮服安靖崇儒興學江東昔號難治臺考績最九道以老秩滿累辭不報投牒徑歸大德六年四月二日卒壽六十九葢朝廷知公才具任每未終命輒下雖老疾猶不舍也五月三日從葬長安縣義陽鄉槐衙先塋之昭公有至性三歲時河東官司以經歷君私還鄉欲罪之即哭抱持官異之而免平居承顔養體克致其樂侍疾嘗粥藥不離側衣不解帶喪葬哀戚誠信每拜新命輒哀慕見於色葢

終身未嘗一日忘其親與弟良臣良佐極友愛遇族姻舊故曲盡禮意規益朋友必竭其誠而復孳孳下問取人為善尊敬鄉閭耆宿訓導後生接人雍容笑語未嘗有一毫貴宦氣故卒之日哭之者皆哀慼疾革戒二子曰吾年躋七十位至三品公私無負死無恨然自揆有何才能皆祖先積累而致念所以為報唯有孝悌忠信揚名不朽庶以光顯先世吾一生兢慎儉素僅能寡過汝等當勤學以成德以終我志可謂能子矣公凡兩娶

夫人張氏長安令仔之女婦道母儀族里取法前二十
四年卒夫人宋氏平章鳩水翁之女佐君子無違德子
男二昱樞密院令史杲侍行好學女三適董思義衣恹
者皆歿少適董思恭五孫男和女四俱幼比葬昱持公
之友鄭子誠所狀行治乞銘於北海蕭䕫曰昱遠遊不
得娛侍膝下頃以告省疾自洛甫歸而奄棄諸孤哀曷
可忘幸與之銘庶少慰存沒䕫以故舊不得辭遂書銘
玄石曰

唐虞之際得人為盛猶曰才難於維大夫敦敏清慎詳
達靖端愨歷中外卅年九政舉能其官不苟不激辟歷
有手澄清有源深入瘴阻溪洞聽盟皇靈乃宣巴蜀湖
江民吏悅服德功具完輿歸先廬考終天命親姻滿前
顧言勉學以繼以述規模廣延噫爾後人勿替引之履
氷臨淵銘雖匪古有舉無廢永識幽泉

故中順大夫山南道廉訪副使王公墓誌銘

至元三十一年九月乙亥中順大夫山南河北道肅政

廉訪副使王公諱瑄字君用壽五十九卒夫人粘罕氏與其孤承事郎洋州同知温四川省掾淑及沖洽卜以十二月庚寅葬于咸寧縣龍首鄉春明門東原之先塋前事温淑持公之友安定鄭中子誠之狀求銘于北海蕭𣂏以故舊不得讓為之叙曰公世居藍田大父而上金亂失其譜幼知嗜學稍長能循蹈繩矩謹飭自將入以事其考經歷君珪妣白君服勤致養唯所欲出而事京兆尹文法明習精力無害一府推重之識者知其遠

到矣咸陽上二刼盜當死公異其掠創盛而見贓鈌察其寃熟詰之則本其弟竊他逆旅行槖至咸陽取衣易食爲縣卒執訊不勝酷毒誣引其兄爾而槖中文書留縣亟帖取書因得槖主皆釋之至元十一年參政商公相安西王開府由秦屬省掾署王府掾史未幾以能擢都事授承事郎商相有純一平坦之褒焉十四年右丞布哈安西相李忠宣公行樞密院成都陞王府長史兼行院經歷轉承直旌以金符嘉定火適兩樞相行邊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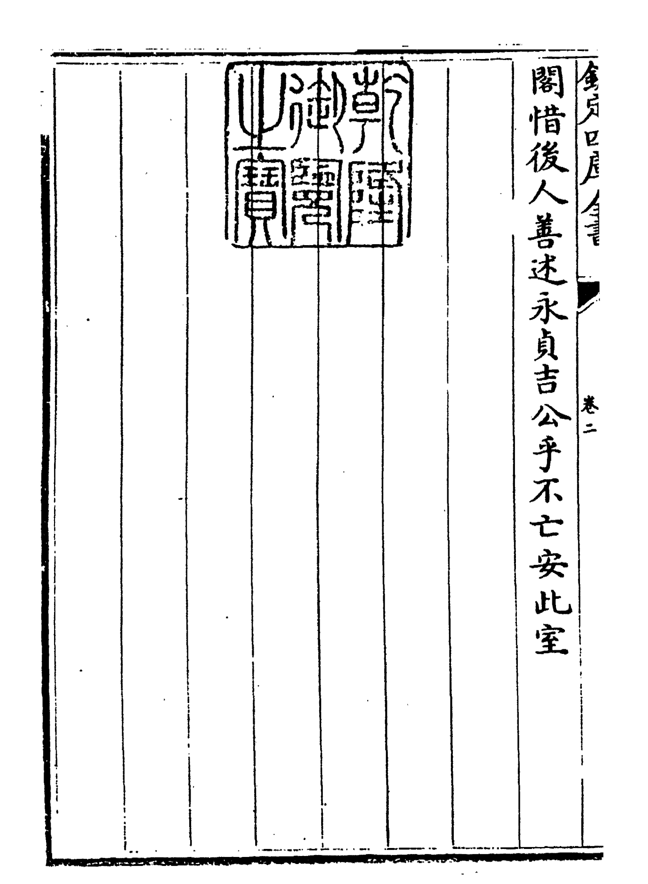
攝事發萬五千緡賑之僚佐懼公曰民初附未安遽罹此災令流散滿路脫致他變則所失豈啻什伯耶請以身任朝廷韙之明年遷奉議大夫四川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二十年改奉訓僉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濟州漕渠當修主者怙權臣為姦徵石十一萬以上民發冢不能治莫敢誰何者公案得贓四十餘萬緡別具當沒入者唯四千餘悉給主督之月餘畢民稱頌至今明年驛召除御史臺都事又明年復為四川行樞密院

經歴陞朝請院革為省除陜西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省析為二公至四川幕二十四年改陜西漢中道廵行勸農使居二年會理天下財賦分命雲南平心徵理逺夷感嚮道嬰末疾未復命明年加中順雲南諸路行御史臺侍御史疾未赴二十九年除陜西行省左右司郎中力疾署職月餘雖去年拜肅政之命不能赴矣公貌魁碩氣剛毅而謙恭謹敏律已奉法斷斷務盡職分省臺叢劇詳閲審處無廢閣不撓貴倨不忽踈簡人服其

恒以屢職參賛功不獨居故無赫赫稱然平生不知持牒求仕未終任輙遷蓋其夙夜劬躬為朝廷所知如此斯豈公一身之榮哉亦足以勵勤恪抑奔競已若參政商公挺提刑胡公祗遹王公惲司農尚公文皆號有鑒裁慎許可于公則推挽延譽一無間言者公議誠不可誣也居家謹倫理厚意氣每以學必適用勿事浮飾教諸子即其所以行已也嗚呼詩言不懈于位民之攸塈使公宰方州殿巨藩其休息元元亦豈居漢唐良吏之

下而徊翔簿領間所見止此豈非天耶夫人襄樊九州長官烏延之女養舅姑相夫子無違德四男皆好德克家二女一嫁李持志者先死一嫁姚義勝孫男四喜璋㣲璋閏璋益璋女一皆幼銘曰

相古為治出于一奚而分裂乃自適傲然疏率謂非屑有能練達覈賊墨凛凛大夫允詳容不忮不求奮高迹民物吐氣凶倖抑凡厥攸居藹休績漢廷風彩孰可匹次公寛明長孺直修途未究車亡軸吏失所師臺



閣惜後人善述永貞吉公乎不亡安此室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勤齋集　卷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吳殿英

勤齋集卷三　　　　元　蕭𣂏　撰

墓誌銘

元故淮安路總管髙公墓誌銘

少中大夫淮安路總管兼府尹兼管内勸農事髙公以至元二十四年三月癸丑卒淮安壽六十六歸殯真定後十九年當大德十年季子璉始克遵治命奉公之柩來安西明年巳酉葬長安縣華林鄉潘家里新兆夫人

邢氏董氏祔前事璉介雲南憲倅馬君季卿持洧陽孫君敬履狀謁𣂏乞銘辭以不文不聽乃叙之曰公諱良弼字輔之世平山人祖俊民不仕妣吳氏生二子進金鎮國上將軍守同知滑州事林皇真定交鈔庫使以本富樂施與時稱長者公之考也妣門氏三子公最長幼警悟端重有成人度真定火盪空千餘室公請於庫使君曰鄉里安則吾家安宜有以賑之君悅許且奇之曰大吾宗兒也既冠宿衛世祖皇帝潛邸忠勤自將為上

眷注俾主藩邸全趙金穀通商平估經入屢登嵗終輒
請會上曰主財者恒懼檢閱今高良𢧐數請會計非潔
身者乎慰奬甚渥至元二年擢奉議大夫同知汴梁轉
運使授金符六年春調河南路課稅拘榷使八月進少
中就除轉運使汳洛民物殷夥事叢網密人易觸禁公
居仁恕而行簡易寛以惠來嚴以絶欺盡罷押遞冗官
擾民之屬故田里安商旅輻輳課恒入優等明年夏旱
蝗公謀諸僚屬曰用兵襄樊河南為重地今流莩日甚

奈何衆永歎而已公曰計諸倉儲米足支歳餘若取其羨乘貴而賤出與民歳熟以糴猶多贏益縣官苟濟此艱戹善政大恵也皆不敢公慨然曰脫有罪吾任之即自為請於南省報未下亟發倉以糶衆頼以生存執政避之是歳至於八月不雨公為壇禋禱越三日大雨蝗盡死秋以無害衆欲紀之石公曰上天之恵大君生靈之福我何與焉竟不許民復歌之曰開倉發粟活饑民因吾髙使君晩苗足雨緑堆雲頼吾髙使君戾期待得

明年春直赴鸞臺借吾高使君洛人道之至今屬圍襄陽而糧不繼羽檄和糴督民自輸于軍人大恐公言之南省請倍見估募商米可不勞而集史忠武公然之即以諉公不閱月倉儲皆積凡主彼邊倉六十餘出納歲百餘萬石時歷境襄均棗陽光化或糴或運以給軍行省褒賞上其最于朝十年改朝請知鳳翔府戢豪横撫善良推誠任能吏民信服虢縣人渠汧水以溉而利未廣乃詢衆審勢量功命官鑿渠三十里而遥不奪農功

再冬方畢溉餘千頃激磑十餘名曰善利而人名以公之姓故陝右憲僉劉君仲脩有黎庶喜長官賢千載世間傳長短句以紀之劉君端介慎許可者也十三年授中順同知陝西四川轉運司事使貪黷怙勢公常規切懇懇引古權倖誅滅者為戒而終不悛乃介然自守凡涉非法皆不署及敗一無所與置別業水竹幽邃既踐更屏迹園田讀書教子以自適二十二年即家拜少中大夫知鎮巢府未赴陞淮安總管仍故官郡歲造海舶

市材億萬計猾胥豪賈陰相結以虚文盜厚利為故常公至吏抱給木商直四十萬緡成案請署詰之曰歲用木幾曰僅一萬見積幾曰十三萬何為復市曰省帖奉詔備預務廣督以軍興孰敢議同列一辭公不聽上之行省言見木可支十年餘地畀濕將朽棄不勞重市羣商夜以五萬緡為賂公叱去翌日行閱見木則雜亂不可究命以廣厚別置及十之七是夜火作又窮竟榷酤姦匿方有迹而火亦作既而商人持省報不許公憤厲

歎曰蚤被湛恩膴仕四十年每恨無萬一補忍視鼠輩
耗蠹縣官邪再擬力言而疾已殆矣聞者痛惜之後二
年大會天下則罪人斯得多破碎其家或瘐死者人稱
快公忠益明公兩娶曰眞定監軍邢某之女有婦德生
二男二女前公卒曰檀州元帥董某之女謙厚慈惠多
内助母則逾謹後十年卒子男五琬宜陽尹後公三年
殁葬新兆之昭璠中殤藏公墓後左珪征交趾海船總
管殁王事璉師事四川憲倅劉存齋季偉力學篤行瑾

方學女三季者死其成都三務提領闍郁鄂州行省郎
中郭孝華州判官魏餘慶壻也孫男一思誠女三長適
王秉故元帥府郎中正之曽孫餘在室曽孫三男二女
皆幼公弟良輔良佐居真定葬西原頭祖塋在府治西
北三里所仲之子三璋珣瑄居汲季之子二瓘玠在真
定公誠直嚴毅瓌偉豪邁喜賓客禮敬儒先名德南陽
楊子中稱公明敏精練有聞於仁義道德天理人欲之
說當生民利病政治得失見義則勇斷力爲惜拘於金

穀之間不能盡其才也時謂實録嘗訓琬等曰吾奪於官事不得極意講學今老矣於簡編獨有眷眷焉者若曹其必成吾志嗚呼公之教子其知所務矣銘曰

維天生材成世之務用舍在時匪材所與用枉其長水車陸航十亂同德扶皇之極維官維友維内貸來疵之熾矣材其殆哉蠹政瘝民延及於國殷監在夏孰懲斯慝矯矯大夫饑世救粟當義勇為不啻嗜慾餛運有方金湯屹存靈雨既沛爰出格言洛京有謡岐下有

歌秉彛好徳民心靡他廢國遺頑姦宄凶詐恢恢天網靡有攸赦人之云亡我心憂傷繼述無忘繄後人之慶

元故承直郎甘州總管府判官李侯墓誌銘

至大元年龍集己酉三月戊戌承直郎甘州總管府判官李侯希顔以疾卒官舍孤鼎聞訃哭走張掖奉其柩歸卜以其年十月辛酉從葬於咸寧縣苑東鄉先塋兆次合于趙夫人之藏前事鼎持侯之甥王升狀偕升泣拜請銘重傷孝子心不忍辭按侯諱之復上世居雲陽

繇經歷君始遷京兆大父耀金以軍功官進義妣仇氏考唐皇將仕郎興元總管府經歷妣趙張呉氏侯生而警悟異凡兒長師文正許公暨寓庵李先生通六籍百氏之言以府學生貢爲按察書吏辟安西王府掾復補掾陝西行省平章額森公宣慰陝西漢中因又辟署逮改行省事獨見留焉至元三十年調承事郎同知鄜州事大德三年轉峽州路總管府判官遷承務十年改甘州侯天資孝友事經歷君怡怡焉先意無違有疾侍粥藥

不離側居喪哀毀有聞奉二繼母無間言襟懷洞然無城府在鄜時則有同僚以私立異恒背憎於人而侯但稱其善涖政精詳明恕在峽時則有北庭人為監郡怙侈驕恣人怨之嘗欲告其不法肅政者羅織繫獄議坐以不受逮杖之以逞侯適至官反覆忠告善喻且固執以為不可乃釋之始殊歉歉既乃深悟其失以先生見稱多從其議有婦𢡖饋夫圜土而獄卒取其黄金釵如干於首憲長怒掠卒服罪而釵無有諉侯覆鞫先别而

訊叙所自其夫曰服賈所獲婦則曰賈資也察其妄詰之曰細民納食囹圄何盛飾也婦辭屈服罪平居儉素而周亟宗戚無顧惜於妻子和而有義慈而能教嫁子一從姻家治具絶委巷需索悳禮行已廉慎論議正公接賓友則燕笑語而不流宕緇黄巫媪絶跡門屏初侯至張掖行中書丞相托廸公賢明少許可耳侯之素目侯寛裕通朗遇之特厚寮寀悉師敬之侯以旅喪僚屬為主從浮屠法飯僧拜佛通夕不懈及殯率素服挽紼

以哭兹非有以悦服其心顧豈髙勢小智所可致然哉惜其回翔佐職不得展其藴也三兄皆先歿長某次之得之徽之徽嘗主渭南簿兩夫人趙氏楊氏凡六子男三漸先死次鼎也謹厚克家升嗜學女三嫁鄭思義者天令壻王升韓克猷銘曰

聞之才勝莫如徳充趙張有稱終愧黄龔維侯雍雍清而有容明慎祥刑一恊于中三毗劇郡豈弟彌縫無怨無惡于家于邦甲子一周壽匪不融惟是喪歸有

識時恫銘以識哀刻閟幽宫

元故文學薛君壽之墓誌銘

至元壬辰秋秦王妃聞平陽薛氏董母賢召之其子延年壽之扶輿而西至則以經訓輔導明年春得告賜金帛官其子開成教授而歸再授王府文學壽之皆以侍親不克赴居長安東郭士夫延之以淑子弟後六年母卒因舉祖考妻子之殯于平陽凡五喪葬咸寧縣龍首鄉芙蓉園新兆力貧襄事人以為難又十五年當皇慶

癸丑壽之年六十二八月戊寅沐浴正衣冠而終哭者皆失聲君天資警悟八歲孤母氏方闢館授徒如韋宋付之男塾諄誨不煩或稍踰繩檢必嚴戛楚君亦痛自砥礪卒臻有成葢繇冠歲即代母講授斆且學不離簡編者逾四十年近世評辛敬之真特立之士唯君為可當之痛孝養不逮扁堂曰風樹晩歲以秋潭自號葢中有所得云有妄人談易飾賤術名宿納侮長其聲燄君詰以乾六爻三四不言龍夫子謂時乘六龍何也彼結

舌乃攘臂戒曰勿復敢爾其力于衛道若是其素藴見詩文琴阮六書則所專業至于醫卜圖畫裝褫率皆能之有小學篆圖本草圖四書引證秋潭良方鐘鼎大小篆韻琴譜秋潭集五書傳于家顧言不用二氏勉二子學以良其嗣人其族世爵里見考省掾君誌兩娶髙氏前殁三十八年今無恙清規懿範克嗣無替三子曰吁天嚌同州學正喈學直二女壻董大中一幼孫女一將以十月庚午禮藏髙氏之窆前事嚌狀君行乞銘終辭

不果銘曰

三代庠序人嗟不逢化民成俗孰大其功胎教之徵有才有容是母是子伊誰比蹤風樹摇悲秋潭鏡空不亡者存寧哉一宫

故孝義張君墓碣銘

君諱貴張姓世為三原人考順妣馬氏生於金承安五年庚申之歲正月庚戌魁岸足勇力上氣義喜施與家故饒財素以醫術聞君則謂人命所繫至重遂更為神

農之言屢内徙荒饑扶攜父母弟妹逃難商於復與弟妹相失采拾以為養流寓河東諸郡歲丁酉關内甫定負父母歸復縣之鑑里故居守松檟剪荆棘力耕鑿樹桑果始營生業嘗市糴京兆得麰米鹿車挽之而還遇盜數人將奪之君懇告以致之之難二親待食之急必欲見奪是害吾親吾不獨生誓以死鬬盜熟君名度不能敵乃留置其半而去居數歲訪求宗族得二十七家并外親王氏其子孫貧窶者不得葬即為之棺斂列葬

祖塋西繼開弟興及妹為俘即以金帛贖之于豐州于泗上骨肉完聚且為昏嫁有室家二親樂之妹適劉全而歿遺女及笄為擇晁清作贅未幾女亦死君哀妹𡖖早世則娶張氏女妻晁且析其産與弟興及清三分之清感恩誓不離異初寓河東日遇四孤女問之亦三原人遂收養與二親居禮如親妹至是亦為擇壻嫁之其好義若嗜欲不顧有無類此君有至性初逃難河東為土兵所獲主帥議坑其老者而以壯者從軍君開之磬

其槖以獻主帥哀號百拜乞以身代死情意迫切有足感人帥憐而釋之葢終其身未甞離膝下既而再執親喪禮不足而哀有餘葬以昭穆次君子韙之至元壬午十月二十有四日終於所居之正寢享年八十有四配雲陽孟氏同里楊氏皆先歿白氏後二十六年當大德丁未三月五日終壽八十八於至大己酉三月二十有六日合祔於祖塋之次君之子男二曰德明封奉義大夫信州路鉛山州知州驍騎尉涇陽縣子亶諒潔厚集

賢宋公渤翰林鄧公文原紀贊其行曰珍先逝女適劉
資者殁揚出也一適王真甫孫十一人男七世英河州
路寧和縣尹世昌敦武校尉圖沙瑪路新附軍上千戸
佩金符贈文林郎陜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世
傑承務郎同知威茂安撫司事佩虎符積官奉議大夫
同知河州路總管府事世榮承務郎僉海北廣東道肅
政廉訪司事特授繕工司丞世良克家世寧土蕃宣慰
司令史世貞好學女三壻曰王温劉良朱安仁曽孫十

六人六男信儼俊儆儒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
御史佐儉十女段珪李温李居仁黎恭楊灝王仁壻也
餘在室玄孫男一履女幼君弟之子男三曰德曰才曰
義女三孫智王秀劉直其壻孫男四子顯物故世亨世
美世禄女七曽孫男二女一玄孫一德明持所述君之
德善介彰縣彭彦寛謁余銘墓隧之石辭既不獲銘曰
洪範五福民鮮克備猗與張君盡有其懿孝友睦婣
任恤以義子承義方為時所臧諸孫濟美符節煌煌

曾玄詵詵其來未艾天命弗僭後豈不大言歸先墳下
從二親刻詩玄石以啟後人

神道碑銘

元故特授大司徒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冀國公推誠宣力保德翊戴功臣謚忠宣石
公神道碑銘

至大庚戌秋八月有六日榮禄大夫大司徒致仕石公
薨于京師春臺里第之正寢壽九十有二以是月二十

有八日葬于順州南蔡里之先塋有司舉褒卹之典以請詔石蒙古逹六朝老臣忠勤於國謚贈宜從優異太常集議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冀國公錫號推誠宣力保德翊戴功臣謚忠宣夫人和拉徹臣氏夫人摩勒齊哩氏皆封冀國夫人上賜可公諱天麟字天瑞古燕順州人世有積德為盛族贈中順大夫護軍武威郡侯諱祥者曾祖也妣完顏氏贈資善大夫上護軍武威郡公諱慶元者祖也妣張氏贈榮禄大夫上柱國

順國公諱庭者顯考也博學篤行爲陰陽家言五行律歴靡不精究王官麻革銘之墓碑妣薛氏太宗皇帝在御公年十四侍父順國公從行在所因得拜覲蒙睿眷備警衛公勤慤英悟不數歲學問有成詩禮陰陽固傳家學而旁及諸國書言無不通習聞義勇爲同列推服時天造之初條綱未完上命中書耶律公興舉釐革庶務而毗贊難其人僉議以命公事或岨峿每賴以濟因賜名蒙古達華言猶國族也前代賜姓之通例詔名王

帥師征西域王以裨佐為請命公輔行繇是分隷為斷事官兼教諸王子憲宗即位熟公才徳復選為諸路斷事官時省部未立猶相職也歲丙辰命使西北親王遂見留止至元乙亥邊將盜兵刼皇子北安王亦寓止公之處公惶懼深念因彼用事臣數數以宗親大倫君臣正義逆順禍福天道人事反覆告諭彼始怒而中疑終則欣然感悟竟遣公護送北安王來歸世祖大悅恩賜蕃庶禮異絶羣臣授中書左丞兼斷事官復命入中書

公再拜辭曰臣奉使無狀幸免罪責又才識鄙薄加以耄惛何敢叨居顯榮為廟朝之辱終辭不拜帝嘉其誠懇褒慰良久然禮遇益隆矣時至元癸未歲蓋留西域者二十八年既而有譖丞相安圖嘗為官于彼者世祖怒公奏海都實親王非敵也安圖不以死拒絕之者政以其他日來庭則欣然無所疑阻於其心也帝為霽怒故今易名之制有韜爾符節芘我本支扞牧圉以來歸啟羈縻而向化之訓他日帝聞江左道觀內有宋主土

木遺像言僧當致之大辟何如公對曰帝后祠像西京寺內終金有之事乃得寢二十六年賜以所御金龍頭杖曰汝老矣拄此出入宮掖無禁也時權臣僧格方柄用凶燄薫灼海內震懾其官人也必陳狀納賄而後遣人莫敢言者公憤其罔上蠹民首發其慝帝益感公忠成宗即位特授榮禄大夫大司徒大德戊子玉德殿成以公元老命大臣延公先宴其中公再拜稽首曰殿宇新成聖上未之臨幸臣等何敢當此禮灼知陛下不為

一巳之安將延天下賢俊論說政事於斯也太平有日矣臣敢為天下賀上深感其言稱善久之賜御藥且命左右勸之酒是日霑醉以御輦送歸第武宗皇帝加平章事尤蒙禮敬晚節致仕家居清心寡欲時事弗以關懷訓教子孫優游數載而終兩夫人皆冀國也夫人端氏未封男六人曰額稜布哈藁城縣達嚕噶齊曰用禮部侍郎曰珪大司農女曰燕適傅氏皆夫人金氏所出男曰輝圖京南宣慰使曰圖戩雅爾穆什山東宣慰同知

曰和尼齊常熟州達嚕噶齊女曰達什札卜適總管胡淪
皆夫人默呼徳呼所出女曰德呼適司徒哈勒哈齊曰托
克托適總管岱爾馬夫人端所出孫男十二人孫女六人
公天資忠厚沈毅周密平實與物無競歴事六朝夔夔
一節罔有擇言擇行耄期康彊子孫滿前為國元老以
厚禄終可謂五福備具矣惜其嘉謨嘉猷入告於内者
皆宗社大計不得備書大抵主於睦懿親戢征伐奬忠
良黜回遹消物害彰聖德内隱忠貞不形於外此其可

知也歟又聞之太子賓客王泰亨言公嘗告坐客曰人之為人惟孔夫子札薩克不可違耳扎薩克華言猶法律也問公有之乎曰有俾取示客則編之以韋如西域書乃論語也嗚呼今孰不讀論語以之為法律當守者獨聞于公是宜與夫光靈榮寵同耀無窮其辭曰

洪範五福其四在天在人者德德備福全人皆好福而靡好德乃怨乃尤何其大惑太師宣公夙侍鈞天嚴畏格言迄于華顛暨造中書曰預邦政無施不可忠信篤

敬西域數萬絶徼之遠縣懿親故凡六往反世皇御天實為親臣謨猷入陳外莫悉聞登善黜惡蠲民之瘼國脈以延皇猷允若列聖誕膺祖武是繩寵光舊德蕃錫相仍玉盤之珍金罍之㫖賜縉盈億輕暖適體謙抑方崇若衛武公順常教忠全福以終雲章爛然榮生哀死軌度朝紳光昭國史振振公子象賢濟美愛録之誠勤勤無止爰參輿誦爰採綸㫖酌之豐碑式詔千祺

墓表

程飛卿墓表

史氏謂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無不服深遠去疵吝何哉有人焉仕不隆赫食貧守涯分然名公卿大夫咸謂之古君子忘爵齒與之交莫不得其歡心沒而哭之哀久則思而不忘又何以哉可為叔度之流亞乎君程姓諱鵬霄字飛卿浮山人始從都漕周侯督兵儲籌筆漢中由幕僚胥保惠教誨至親愛如天屬及來長安轉運使馬公官以照磨接之若賓友又

提舉規措解鹽于懐孟獨無逋懸存居二親憂哭泣幾喪明友善席郎中治夫往來康楊先生之門先生稱其善信若提刑西谿王君子晃總管李侯彦瞻皆賓敬之或訪以道至元丁丑以薦提控案牘與元而總管安侯至號風力聰察初頗猜傲已而見知反更親倚數至所館如故交漢中比歲作隔蹠黑龍水為沃壤工物之費影府主例親督其役諉君攝以往則藜杖芒屩與之從事安佚時酒餱勞之工省而成速且堅以久人稱之至今

除武陵尉屬新内附巨盜恣睢剽居人殺鎮卒守帥大府莫能戢君曰此吾職守可尸素耶以疾歸秦士夫家多遣子弟從之學至元二十九年歲在壬辰九月二十七日卒年五十七葬咸寧縣龍首鄉先塋之穆妻張氏先殁無子長女壻王恪奉議大夫同知鞏昌府事中女壻鈞臺韓徽君擇自君初疾及大病在君家視粥藥襲斂絞棺窆虞悉如禮君嘗言吾家葬于此三世而絶他日合三封為一庶能久乎聞者哀之參政趙公彦澤曰

可刻石為識于是擇方買石表墓而疾亦革顧言惓惓思終其事少女壻徐某江西行省檢校余在京韓君書來曰石已具與君游者惟子在其尚成二公之志間念叔度言論無聞而史氏為之傳若君者有道君子名公卿士愛敬之猶叔度也而又策名天朝勤勞王事無曠無玷是可述已考諱榮母劉氏名數河東而葬于是賢者之墓後世其無毀延祐丁巳七月既望建

威寧張氏新阡表

聖元大德改元之七月癸酉前總管萬户府詳議張君
葬其烈考元帥左監軍上及曾叔祖而降凡五世二十
四喪于長安縣豐邑鄉萬村新兆後二年介長安竇長
卿來曰僕威寧人也曾大父而上葬威寧爾後從軍宦
游隨殯殁所僕既得謝夙夜疚心求之豐雲梁雍者四
往返積十餘稔始可舉萃卜兆安西便省埽也今幸襄
事猶未表諸阡惟耄期不瞑是懼子幸無讓既不獲辭
乃據所録述之云金初詳議之高祖府君生六子其五

人皆失其名字行治壽年獨諱元甫者倫次居三博極羣書雅負高氣有隱德教子孫有法嘗誡曽孫庸曰吾家上世儒術相承不幸多難以廢今爾父命汝輩從學儒先當刻勵進修光紹絕緒毋徒如武人子事芬華為也壽八十一無子長兄之子防城萬户俊實事之唯謹萬户君娶劉氏生二子子瑀西京大有倉使子璋字鼎之元帥左監軍也弱不好弄受學其叔祖無子弟之過長便騎射喜兵法魁岸足武力沈鷙有謀時輩讋服崇

慶初金運將終天戈所臨罔不風靡公以威寧縣小不可支遂與劉忠順公等迎拜太祖聖武皇帝城下請無俘殺勸未降者上悅許之俾長千夫撫居人從征伐其五月攻天成勇冠諸軍百夫長王某為守陴者鉤去公揮刀斷而脫之六月進攻西京敗金人黙谷别率千人發掘敵境給軍實明年下山東却敵大帥承詔陞副萬戶又從圍燕燕破攻大名飛矢中面戰彌力歲丙子西京元帥以國王命授都提控從攻汾州明年東拔遂城

蠡淄定益都及屬郡五詔為西京帥府都彈壓又明年克太原平陽又明年擊破潞安山絳皆有功歲庚辰從攻東平十一月詔改都提控後一年從擊鄜坊隰州及太原西山諸屯聚悉平之明年攻鳳翔先登十月授兵馬提控歲甲申四月太傅行尚書省奏前後戰功多宣授元帥都監其年攻下武仙西山堡栅又一歲破秦安及黃唐嶺砦復圍益都功最歲丁亥七月詔張子璋攻下亡金城邑堡栅積功甚多可陞元帥左監軍尋取楚

州庚寅春西京河南萬戸奏公兼督捕雍州萬原賊盗復西破鳳翔長子戰死遂受詔與萬戸侯劉忠惠公畧宋山南繞出金境始至兩當忠惠輕出覘其壘猝為敵所掩公馳騎疾擊走免之所過麾城斬邑功居多明年合大軍大敗金人于鈞下河南振旅而還于後公以叔祖父母父母年在喜懼精力疲于兵中請以子唐從軍而居閒養親矣歲壬寅總管萬戸奏充總管天成懷安宣平威寧鄂勒事乙巳之十月詔申命前職佩金符仍

如初公雖居軍旅不忘文儒家法禮名士詢故實河南還圖書盈車延致鈞臺郭仲通天成事之豐腆命子庸從學將十年倉使君簡潔嚴急事之末始少忤君居大同雖一果蔬必送致歲時一再往省輒數月留不忍別君來天成亦然方公監護諸軍也主謀畫施號令提紀律將士悅服萬户侯倚之為重然每有所不樂也及退而養親事兄訓導子弟會族人賓友飲酒賦詩陳說平生則欣然樂之日不足也歲戊申二月二十二日終天

成居第壽六十三夫人温滕氏金殿前點檢克昌之孫
温恭淑柔宗黨取法先十九年卒王氏金翰林黄華先
生孫叔澹游翁恵公英氣有餘繩以禮律克盡子壻禮
雖貴不衰門氏王氏同里人趙氏益都人子男三某最
長歿鳳翔時年二十六唐詳議也甫舉進士鳳翔鄂勒
萬户府知事女二長夭次適南某孫十三人六男榮祖
某之子又長年三十七死安西時生知事子頴悟力學
年十六死時舉成都轉運司判官方為之時中時憲皆

詳議子時益知事子並好學篤行七女曾孫男五女五
玄孫男一某尚幼公兄子二庶弟某山陰鹽使就養歿
興元年七十三庶弟五廿六歿安西無子孫男仁義弟
二四十四卒官興元鹽茶使女嫁王某曽玄各一男子
公嚴重有威望之若神居家如公庭雖子孫莫敢仰視
故其謀議勞烈不能詳道之其在親前則斂容肅氣如
孺子未嘗聞履聲執喪哀戚甚其撫士卒知勞苦寒暑
渴饑賞罰明信人樂為効死其與人直以諒是是非非

不阿諛苟合其尊祖考遺戒若嚴法令軍府政役殊不
及族人會族拜掃感寧後一日必合族具教子孫孝義
順厚言必稱祖先故詳議由髫齓事四母不異所生今
詳議八十知事少三年雍睦歡洽見者起敬慕詳議薛
夫人七十有七嫂叔先後間一未嘗小有言時舉復獨
給軍事與諸弟事叔父母如二親此皆衰俗中不獲少
槩見可紀者也新兆為昭穆次曾叔祖居中萬户君二
世昭倉使君三世穆之一世夫人薛君祔以下各如其

次四世昭嫂李祔一又李祔二牛氏班四五世穆婦趙祔三麻班五梁班六凡為封十三系曰

當天造之初出萬死為元元請命其識見遠矣矧能以文獻為事于斬將搴旗之際此淵源濡染之力非邪觀公旅力方剛百戰中原以開昌運一何盛也雖奇謀偉績莫得而詳迹其孝友于前蕃衍于後亦足以明其無陰禍矣及功既有成蒼髮猶壯惝然謝去以就夫聖賢所謂王天下不與存之樂知所擇哉嗣人復孝友承家

耄勤營葬是真能子矣若其文獻之傳則又後人之重任也夫勒諸貞石昭告來裔俾永永無替